

張隱菴葉天士陳修園  
本草經註

輟城

Rp32.3  
10-3

神農本草經合註

葉天士張隱菴  
陳脩園三先生原本

後附徐靈胎先生百種錄

民國九年春上海

錦章圖書局印行

神農本草經三註暨徐靈胎註當資於序

羣言淆亂。行衷於聖。自仲景以神農軒岐為宗。神明變化。號稱醫聖。洵後世之師哉。今之業醫者。按方治病。終始順舊。置神農之書而不用之。或又苦於難效。豈真古方之不可療。今疾與亦由襲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髓也。夫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於難極者也。而其旨莫詳於神農本草經。靈樞素問。夫以二書之古奧。讀者每望洋而阻。若靈樞素問。得張隱庵註。已拱經心。兼以傷寒金匱。更得陳脩園註。與隱庵相為表裡。俱發明靈樞之意。較之諸家。頗為精確。其於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已拱括無餘矣。獨神農本草經。無註。未由達其所以然。今春資州孝廉易襄臣先生。自京都攜回本草經三註。展閱一過。歎觀止矣。然序中猶以不獲靈胎註為惜。適檢司中得之。因並刊以廣其傳。學者由註而熟讀經。精究於語言文字之中。神悟乎語言文字之外。不離乎法。而猶不拘於法。以仲景之書治傷寒。而神者觸類引伸。由寒氣而悟及對面。面即以之推治百病。亦無不效。然而上智益勸。傷寒而外。於六氣分辨明晰者。首推吳鞠通溫病條辨。葉天士臨證指南。是皆由熟讀本經而出之者也。唯能變通盡利。而又參之諸家。以廣其識。以啟其機。庶於臨證之餘。計出萬全。立於不敗之地。故因時變化。泛應有曲當之方。然後歎聖入之道。精大神奇。而俗本之無足取也。自今本草經行。而群言得所折衷矣。

序

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人稟天地之氣以生。五藏六府。各具陰陽焉。天地之陰陽。不能無偏勝之時。即人之陰陽。亦不能無偏勝之時。偏於陰則陰病。偏於陽則陽病。而治陰陽偏勝之病者。因以本草中蟲魚鳥獸金石之或溫或涼。或寒或熱。或燥或濕。或升或降。各具一陰陽偏勝之氣者。治之。彼偏勝者。不終於偏勝。而人身之病。自已然。則物性之陰陽。辨之誠不可不亟也。余於軒岐之書。素未究心。偶讀稽叔夜養生論。言豆令人重。榆令人昏。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柳子厚服食書。亦有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說。乃知古人致知格物。於方書藥性。未嘗不留心考核。而因有忘於本草一書。夫本草傳自神農。漢張仲景華元化之徒。從而論著之。晉陶宏景又從而附益之。唐宋以後。諸家遞相祖述。互有發明。至勝國李時珍作綱目。於是集本草之大成矣。其闡發藥性。以暢炎皇之旨者。功固不少。而傳歷既久。亦不免習焉不察之弊。如細辛氣味辛溫。辛則能散。溫則能通。而宋元祐陳承。乃謂用過一錢。氣閉不通。而死。試思芳香之品。豈能閉氣。其謬顯然。又如肉桂。本經氣味但曰辛溫。且曰無毒。而近世醫流。輒與附子比例。以為大熱大毒。悖違經旨。用安得當。竊云物性之陰陽。與人相通。故可以治五藏六府之病。苟違其性。施治必乖。余蒙所疑。而未得與當世精通醫理窮究無情之士。一相證實也。臨汾郭小陶。以所集三註寄陳石士學使。學使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則首別氣味。次辨陰陽。一依之經。為

主而於俗師粗工耳。食傳謫之說不憚反復詳論以糾正其失。本經所略者則據仲相傷寒論方中所用疏攷而引證之。而以芍藥無酸收之性貝母非治痰之味柴胡非少陽經主藥梔子非可炒用。麥冬不當去心不辨氣味。妄施炮製。皆足害人。醫之高道洵非深明乎五運六氣相為負勝。而於草木蟲魚獸金石負陰抱陽各異之性。不啻毫釐有未可輕以處方論劑者。郭子成此書固非獨桐雷之僚佐。抑亦神農氏之功臣也。挽回造化拯救天札其在斯乎。攷神農本經為三墳之一。漢平帝時雖徵通本草者詣京師。而書尚未出。室隋經籍志始有神農本草經三卷。與今分上下三品者相合。故後人有疑為張華所附記者。然仲景元化皆神明乎陰陽氣化之原。即其所記不猶愈於迷昧物理。錯逆藥性以自誤人者乎。今郭子集三家註以發明本經之用。簡要深切。讀是書而貫通之。庶可躋斯民於仁壽也夫。

序

元和陸我序

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將不知兵何以制勝。醫不知藥何以奏效。今所傳神農本經不知果出炎帝與否。而要為本草書之最古者。自李時珍本草綱目行而醫之能讀本經者鮮矣。讀本經而能究其精微之蘊者為尤鮮。始焉毫厘之差。終致謬以千里。而猶不自知其流弊可勝歎耶。予門人臨汾郭生以本草所集三家註視予。茂苑陸君方山既序之矣。然予不可以無言也。予不知醫。而以儒者之學言之。則可乎。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譬如儒者之言義理也。神農本經。譬如儒者之言訓詁攷訂也。必先從事於爾雅說文。而為醫者。顧可置神農本經於不問與。今觀郭生小陶所集三家註。皆能貫通張仲景華元化陶貞白諸賢之旨。而抉發其所以然之精意。俾傳者不誤於後人之臆說。其為功於生人之術。非細故也。予聞徐靈胎亦有本經註未之見也。小陶能訪而補刻之。斯其為世所必不可少之書矣。

新城陳用光序

重校本草三家合註序

嘗聞范文正公云。不為良相。須為良醫。言哉是言也。予味其言而慕其志。亦嘗喟然嘆曰。吾人斗室潛修。不能校訂十三經。為孔聖而立言。亦校訂一醫書。庶幾登斯民于壽域。若神農本草一書。乃吾家之藏本也。前經張隱庵葉天士陳修園三先生註解。發明本草之精微。較之諸家尤為確切。其於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藏府陰陽會通之處。已抉摘無餘矣。而先我而集校者。則有郭小陶袁養源李小亭王君集前賢之真旨。使群言得所折衷。存濟世之苦心。俾後學瞭如指掌。予乃驚駭下乘。馬能望步後塵。亦不過因坊間梓刻。魚亥豕舛錯頗多。故特校閱再三。反覆詳究。以正其訛。知差以毫厘。謬以千里。其為害也。較他書為尤甚。今世之閱是書者。不至誤於臆說。有似是而非之患。耳。如謂吾校此書為欲挽回造化。拯救天札。為桐雷之僚佐。神農之功臣也。則吾豈敢乎。

本草三家合註目錄

本經上品

人參 甘草

芡實 蓮實

大麻仁 巨勝子

枸杞 枸杞苗

蛇床子 覆盆子

升麻 桂

橘核附 橘葉附

桑椹附 桑花附

茯苓 赤茯苓附

槐枝附 槐葉附

鶴蝮附 上牛膝附

丹砂 雲母

禹餘糧 太乙餘糧

牛黃 阿膠

元參 丹參

紫草 澤蘭

葛葉附 葛蔓附

知母 括婁根

白茅根 狗脊

淫羊藿

黃芪

蓮花

赤箭

地骨皮

菟絲子

羌活

辛夷

桑寄生

茯神附

槐膠附

石龍蕪

赤石脂

空青

麝香

紫參

茜草根

麻黃

瞿麥

淫羊藿

白木

蓮蕊鬚附

乾地黃

枸杞子附

沙參

防風

木香

桑寄生實

茯苓皮附

乾漆

車前子

滑石

紫石英

龜甲

白前根附

秦光

白芷

苦參

紫葳

薤白

蒼朮附

蓮房附

麥門冬

女貞實

澤瀉

紫蘇

續斷

柏子仁

神木附

黃連

冬葵子

硝石

白石英

牡蠣

富歸

防己

荆芥

青蒿

薤白

龍膽

薯蕷

蓮意附

天門冬

五加皮

菖蒲

蘇子附

葶藶

側柏葉附

蔓荊子

蒲黃

地膚子

朴硝

龍骨

桑螵蛸

芍藥

木通

貝母

石韋

龍膽

黃膽

石斛

荷葉附

葳蕤

肉蓯蓉

遠志

蘇枝附

桑根白皮

松脂

小荊實附

菊花

決明子

礬石

鹿茸

蜂蜜

芍藥

葛根

蒼耳子

海藻

黃芩

藥本

酸棗仁

荷葉附

牛膝

巴戟天

細辛

橘皮

桑葉

松節附

槐實

茵陳蒿

菟蔚子附

石膽

鹿角膠

蜜蠟

牡丹

葛殼附

款冬花

水萍

藥本

藥本

大棗

薤苳仁

杜仲

五味子

柴胡

青橘皮附

桑枝附

松花附

槐花附

天名精

石鍾乳

鹿角

地榆

葛花附

紫苑

紫苑

百合

百合

乾薑 赤小豆 大豆卷黃 白皮 敗醬 白鮮根皮 藜實 微銜 土瓜

厚朴 黃蘗 梳子 杏仁 桃仁 桃膠附 烏梅 枳實 枳殼

山茱萸 吳茱萸 猪苓 蕪荑 皂莢附 皂莢子附 肥皂莢附 秦皮

箆竹葉 竹瀝附 竹茹附 石膏 慈石 石硫黃 陽起石 雄黃 雌黃附

水銀 鐵落 犀角 羚羊角 羶羊角 狢皮 蟹 蟹殼附

蚱蟬 蟬脫附 白蠶蠶 原蠶沙附 樗雞 蟪蟲 蠱蟲 蛞蝓 蝸牛

露蜂房 烏賊魚骨 文蛤 髮髮 大黃 澤漆 常山 蜀漆 薺藤子 桔梗

附子 天雄 烏頭附 烏喙附 大黃 半夏 連翹 翹根

白頭翁根 甘遂 天南星 藜蘆 旋覆花 青柏 貫眾根 葶藶子 葶藶子 狼毒根

芫花 篇蓄 商陸根 瓜蒂 葶藶子 夏枯草 早休 白及根 白根

狼牙根 羊蹄根 羊躑躅花 瓜蒂 楊柳枝及根附 郁李仁 巴豆 雷丸

鬼白 梓白皮 柳花 柳葉附 石炭 天鼠矢 蝦蟆 蜈蚣 蚯蚓

代赭石 鉛丹 鉛粉 戎鹽 石炭 天鼠矢 蝦蟆 蜈蚣 蚯蚓

蛇脫 斑蝥 螢火 衣魚

本經下品

本草之始。昉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保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如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速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李時珍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為綱目。同辨其真。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宏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註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其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方。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曾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遠。能治某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出徐氏六種。

徐靈胎先生傳

袁枚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荐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將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有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回里。上許之。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九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燦。載橘柑。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帑金。命燦扶柩。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連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為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求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鑒鑒。而活蒼生倉卒。不可得。今欲訪燦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為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年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幻卒贏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識。斬關闢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烟。烟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為



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靈應散也白虎者余所投人參白虎湯也其驚以為神張雨村先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粉糝其體裹以絹置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癩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襦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呼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為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後過參之致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慈公未過時珍脉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通皆此類也先生身長身廣顛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為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濬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於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省工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府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大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之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人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涇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鱗羅布列如妃孫拱持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雜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剔除利弊剖折經絡將古今醫書明其是非指其非久行於世子儀字榆村儂蕩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坦乙即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日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行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靈精後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慕松粟之造修與梁見義必為是據於德而後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神鬼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舵舟直詣涇溪旁無介紹端隔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愛琴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為歡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九而別故人李蕙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求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為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朝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凡例

一錄此百種原以辨明藥性闡發義蘊使讀者深識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藥不致悞用非備品以便查閱也覽者勿以不載常用之藥為疑

一諸藥有獨具之性者則用詳解其兼長可互見者俱不重出推類自明

一此解亦間有與前人相同者但彼祇釋其當然而未推測其所以然知所當然則用古人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其所以然則方可自製而亦能合古人製方之意也故此解皆著其所以然之故而後近易曉者則略焉

一諸藥有所出地名雜以後漢時郡縣陶隱居疑為仲景元化等所記是本經所載已不皆神農以來所產之地矣今之所產又大

一諸藥有所出地名雜以後漢時郡縣陶隱居疑為仲景元化等所記是本經所載已不皆神農以來所產之地矣今之所產又大

一詳解止此百種餘亦頗有略為解者以資人者淺一概不存

一詳解止此百種餘亦頗有略為解者以資人者淺一概不存

上品

丹砂

朴硝

五石脂

人參

菟絲子

車前子

遠志

薯蕷

防風

五味子

雲母

滑石

扁青

甘草

牛膝

木香

龍膽

黃連

續斷

蛇床子

石鍾乳

禹餘糧

萹蒲

乾地黄

柴胡

薏苡仁

細辛

黃耆

決明子

沙參

礞石

紫石英

菊花

木

麥門冬

澤瀉

石斛

肉蓯蓉

丹參

茵桂

松脂

藥木

杜仲

牛黃

石蜜

大棗

中品

石硫黃

乾薑

芍藥

黃芩

澤蘭

鹿茸

白殭蠶

下品

附子

旋覆花

連翹

槐實

乾漆

髮髮

白膠

桑螵蛸

菊苗

水銀

苦參

玄參

狗脊

牡丹

犀角

半夏

藜蘆

夏枯草

柏實

辛夷

龍骨

阿膠

鵝寶莖

雞頭實

磁石

當歸

百合

紫草

吳茱萸

伏翼

大黃

白及

水蛭

茯苓

桑上寄生

麝香

丹雄雞

橘柚

陽起石

麻黃

白芷

水萍

梔子

蚱蟬

葶藶

貫眾

桃核仁

本經上品

人參氣味甘微寒無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開心。明目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人參氣味甘，甘中稍苦，故曰微寒。凡屬上品，俱係無毒。獨人參稟天宿之光華，鍾地土之廣厚，久久而成人形。三才俱備，故主補人之五臟。臟者藏也，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智。皆精神定，魂魄則補心、腎、肺、肝之真氣矣。夫真氣充足，則內外調和，故止驚悸之內動，除邪氣之外侵。明目者，五藏之精上注于目也。開心者，五藏之神皆主于心也。又曰：益智者，所以主脾也。上品之藥，皆可久服。兼治病也。補正氣也。故人參久服，則輕身延年。

葉天士曰：人參氣微寒。稟天秋令，太陰之氣入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稟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厚於味，陽也。肺為五藏之長，百脈之宗，司清濁之運化，為一身之靈樞。主生氣，人參氣寒清肺，肺清則氣自旺，而五藏俱補。多精者，陰氣之光華，神者陽氣之英靈也。微寒清肺，肺旺則氣足，而神安。脾屬血，人身陰氣之原，味甘益脾，脾血充則陰足，而精安。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精神安，魂魄自定矣。氣虛則易驚，血虛則易悸。人參益氣味甘，益血驚悸自止。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人參益氣，正氣充足，其邪氣自不能留。故能除邪氣。五藏藏陰者也。五藏得甘寒之助，則精氣上注于目，而明目矣。心者神之處也，神安所以心開。腎者精之舍也，精充則伎巧出而智益。久服則氣足，故身輕。氣足則長生，故延年也。

陳脩園曰：本經止此三十七字。其提綱云：主補五藏，以五藏屬陰也。精神不安，魂魄不定，驚悸不止，目不明，心智不足，皆陰虛為亢陽所擾也。今五藏得甘寒之助，則有安之定之，止之明之，開之益之之效矣。曰邪氣者，非指外邪而言，乃陰虛而壯火食氣，火即邪氣也。今五藏得甘寒之助，則邪氣除矣。余細味經文，無一字言及溫補回陽。故仲景于汗吐下陰陽之症，用之以救津液，而一切回陽方中，絕不如此陰柔之品。及後輩附之功，故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為回陽第一方，皆不用人參，而四逆加入人參湯，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湯用之者，以其在汗下之後也。今人輒云以人參回陽，此說倡自宋元以後，而太盛于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尤極雜。考學者必于此等書禁去方，可與言醫道。○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中，用人參者，只有一十七方。新加湯、小柴胡湯、柴胡桂枝湯、半夏瀉心湯、黃連湯、生薑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厚朴生薑半夏

臨汾郭汝驥小陶集註  
天津袁浩養源閣定

宛平李佐堯小亭校勘  
古吳俞慶棠東臺重校

夏人參湯桂枝人參湯四逆加人參湯扶苓四逆湯吳茱萸湯理中湯白虎加人參湯竹葉石膏湯參甘草湯皆是因汗下吐之後亡其陰津取其救陰如理中吳茱萸湯以剛燥劑中陽藥太多取人參甘寒之性養陰配陽以臻于中和之妙也○又曰自時珍之綱目盛行而神農之本草經遂廢即如人參本經明說微寒時珍說生則寒熟則溫附會之甚蓋藥有一定之性除是生搗取汁冷服與蒸晒八九次色味俱變者頗有生熟之辨若入煎劑則生者亦熟矣况寒熱本屬水火豈一物蒸熟不蒸熟間遂如許分別乎嘗攷古聖用參之旨原為扶生氣安五藏起見而為五藏之長百脈之宗司清濁之運化為一身之靈會者肺也人參微寒清肺肺清則氣旺氣旺則陰長而在藏安古入所謂補陽者即指其甘寒之用不助壯火以食氣而言非謂其性溫補火也○陶宏景謂功用同甘草凡一切寒溫補瀉之劑皆可共濟成功然甘草功兼陰陽故本經云主五藏六府人參功偏補陰故本經云主五藏六府

甘草氣味甘平無毒主五藏六府寒熱邪氣堅筋骨壯肌肉倍氣力金瘡腫解毒久服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甘草味甘氣得其平故曰甘平本經凡言平者皆謂氣得其平也主治五藏六府之寒熱邪氣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寒病為陰熱病為陽甘草味甘調和藏府通貫陰陽故治理藏府陰陽之正氣以除寒熱陰陽之邪氣也堅筋骨壯肌肉倍氣力者堅肝主之筋腎主之骨長脾主之肉倍肺主之氣心主之力五藏充足則六府自和矣金瘡乃刀斧所傷因金傷而成瘡金瘡腫乃因金傷而高腫也解毒者鮮高腫無名之毒土性柔和如以毒物理土中久則無毒矣藏府陰陽之氣皆歸土中久服則土氣有餘故輕身延年

華天士曰甘草氣平稟天秋涼之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稟地和平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降味甘升陽也肺主氣脾統血肺為五藏之長脾為萬物之母味甘可以解寒氣平可以清熱甘草甘平入肺入脾所以主五藏六府寒熱邪氣也肝主筋腎主骨肝腎熱則筋骨要氣平入肺平肝主腎筋骨自堅矣脾主肌肉味甘益脾肌肉自長脾主周身之氣氣平益肺肺益則氣力自倍矣金瘡熱則腫氣平則清所以治腫味甘緩急氣平清熱故又解毒久服肺氣清所以輕身脾氣和所以延年也

陳脩園曰物之味甘者至甘草為極甘主脾脾為後天之本五藏六府皆受氣焉藏府之本氣則為正氣外來寒熱之氣則為邪氣正氣旺則邪氣自退矣筋者肝所主也骨者腎所主也肌肉者脾所主也力者心所主也但使脾氣一盛則五藏皆循環受益而得其堅之壯之倍之之效矣金瘡者乃刀斧所傷而成瘡瘡甚而腫脾得補而肉自滿也能解毒如毒物入土則毒化也土為萬物之母土健則輕身延年也

黃芪氣味甘微溫無毒主瘡癤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氣瘰補虛小兒百病  
 張隱庵曰黃芪色黃味甘微溫稟火土相生之氣化土主肌肉火主經脈故主治肌肉之瘰經脈之疽也瘰疽日久正氣衰微致  
 三焦之氣不溫肌肉則久為敗瘡黃芪助三焦出氣以溫肌肉故可治也瘰疽未潰化血為膿痛不可忍黃芪補氣助陽陽氣化  
 血而排膿膿排則痛止大風癩疾謂之癩瘍乃風寒客于脈而不去鼻柱壞而色敗皮膚潰爛者是也五痔者牡痔牝痔腸痔厭  
 痔血痔是熱邪淫于下也鼠瘻者腎藏水毒上淫于脈至頸項潰腫或空或凸是寒邪客于上也夫癩疾五痔氣瘰乃邪在經脈  
 而證見肌肉皮膚黃芪內資經脈外至肌肉是以三證咸宜又曰補虛者乃補正氣之虛而經脈調和肌肉充足也小兒經脈未  
 盛肌肉未盈血氣皆微故治小兒百病

葉天士曰黃芪微溫稟天春升少陽之氣入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味甘無毒稟地和平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味俱升  
 陽也脾主肌肉甘能解毒溫能生肌所以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也風濕熱壅于經脈肌肉中則筋壞肉敗而成大痲瘋癩疾  
 矣脾主濕膽主風三焦主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黃芪甘溫補益血氣故治癩疾也腸癰為痔腸者手陽明也太陰脾為陽明行  
 津液者也甘溫益脾健運則腸癰行而痔愈也鼠瘻者瘰癧也乃少陽經熱帶毒黃芪入膽與三焦甘能解毒溫能散鬱  
 以主之人生之虛萬有不齊不外乎氣血二端黃芪氣味甘溫溫之以氣所以補形不足也補之以味所以益精不足也小兒推  
 陽也推陽為少陽少陽生氣條達小兒何病之有黃芪入少陽補生生之元氣所以概主小兒百病也

陳脩園曰黃芪氣微溫稟少陽之氣入膽與三焦味甘無毒稟太陰之味入肺與脾其主癰疽者甘能解毒也久敗之瘡肌肉皮  
 毛潰爛必膿多而痛其黃芪入脾而主肌肉入肺而主皮毛也大風者殺人之邪風也黃芪入膽而助中正之氣俾神明不為風  
 所亂入三焦而助決瀆之用俾數道不為風所墜入脾而救受尅之傷入肺而制風木之動所以主之癰疾又名大痲風即風毒  
 之盛也五痔者五種之痔瘡乃少陽與太陰之火陷于下而此能舉其陷鼠瘻者瘰癧之別名乃膽經與三焦之火鬱于上而此  
 能散其鬱也其曰補虛者是總結上文諸證久而致虛此能補之非泛言補益之品也余細味經文俱指表症而言如六黃湯寒  
 以除熱熱除則汗出黃芪附湯溫以回陽陽回則汗止玉屏風散之散以驅風風平則汗止諸方皆藉黃芪走表之力領諸藥速達  
 于表而止汗非黃芪自能止汗也諸家固表及生用發汗炒用止汗等說貽誤千古密特正之

白朮氣味甘溫無毒治風寒濕痺死肌痲痘止汗除熱消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張隱庵曰白朮氣味甘溫質多脂液乃調和脾土之藥也主治風寒濕痺者素問痺論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白朮味甘

性溫補益脾土。土氣運行則肌肉之氣外通皮膚。內通經絡。故風寒濕之痺症皆可治也。夫脾主肌肉。治死肌者。助脾氣也。脾主四肢。瘕者。四肢強而不和。脾主黃色。瘕者。面目黃而土虛。白木補脾。則瘕瘕可治也。止汗者。土能勝濕也。除熱者。除脾土之虛熱也。消食者。除脾土之轉運也。作煎餌者。言白木多脂。又治脾土之燥。作煎則味甘溫而質滋潤。土氣和平矣。故又服則輕身延年。不飢。愚按太陰主濕土而屬脾。為陰中之至陰。喜燥惡濕。喜溫惡寒。然土有濕氣。始能灌溉四方。如地得雨露。始能發生萬物。若過于炎燥。則止而不行為。使難脾約之症。白木作煎餌。則燥而能潤。溫而能和。此先聖教人之苦心。學者所當體會者也。葉天士曰。白木氣溫。稟天陽明燥氣。入足陽明胃經。味甘無毒。稟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味皆升陽也。風寒濕三者合。成痺瘕者。拘攣而麻木也。蓋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也。死肌者。濕邪侵肌肉也。瘕者。濕流關節而筋動急也。瘕者。濕乘脾土。肌肉發黃也。皆脾胃濕症。木性燥味甘。所以主之。胃土濕則濕熱交蒸。而自汗發熱。木性燥濕。故止汗除熱也。脾者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濕則失其健運之性。而食不消矣。木性溫益陽。則脾運而食消也。煎餌。久服則胃氣充足。氣盛則身輕。氣足則不飢。氣納則延年。所以輕身延年不飢也。

陳脩園曰。此為脾之藥。其為風寒濕痺者。以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也。三氣雜至。以濕為主。死肌者。濕侵肌肉也。瘕者。濕流關節也。瘕者。濕鬱而為熱。熱則發黃也。濕與熱交蒸。則自汗而發熱也。脾受濕。則失其健運之常。斯食不能消也。白木功在除濕熱。所以主之。作煎餌三字。另提。先聖太費苦心。以白木之功在燥而所以妙處。在于多脂。張隱庵曰。土有濕氣。始能灌溉四方。如地有雨露。始能發生萬物。今以生木刮去皮。急火炙熟。則味甘溫而質滋潤。久服有延年不飢之效。可見今人炒熟炒黑。土蒸水漂等製。大失經旨。

蒼木氣味苦溫無毒。主治風寒濕痺。死肌瘕瘕。除熱消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張隱庵曰。白木性優。蒼木性劣。凡欲補脾。則用白木。凡欲運脾。則用蒼木。欲補運相兼。則相兼而用。如補多運少。則白木多而蒼木少。運多補少。則蒼木多而白木少。品雖有二。實則一也。本經未分蒼白。而仲祖陽寒方中。皆用白木。金匱方中。又用赤木。至陶宏景別錄。則分而為二。須知赤白之分。始于仲祖。非宏景始分之也。赤木即是蒼木。與白木功用略同。故仍以本經木之主之為本。故白木味甘。蒼木味苦。白木止汗。蒼木發汗。故止汗二字。節去不錄。後人謂蒼木之味苦。其實蒼木之味甘而微苦也。

著黃氣味甘平無毒。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補中益氣力。長肌肉。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飢延年。張隱庵曰。山藥氣味甘平。始出中岳。得中土之專精。乃補大陰脾土之藥。故主治之功。皆在中土。治傷中者。中土也。補虛羸者。

益肌肉也。除寒熱邪氣者，中土調和肌肉充足，則寒熱邪氣自除矣。夫治傷中則可以補中而益氣力，補虛羸則可以長肌肉而強陰。陰強則耳目聰明，氣力益則身體輕健，上氣有餘則不飢而延年。

葉天士曰：著積氣溫平稟天春升秋降之和氣入足厥陰肝經，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稟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升味和陽也。脾主中州而統血者，陰也。中之守也。甘平益血，故主傷中。脾主肌肉，甘溫益脾，則肌肉豐滿，故補虛羸。肺主氣，氣虛則寒邪生。脾統血，血虛則熱邪生。氣溫無氣味，甘益血，血氣充而寒熱邪氣除矣。脾為中州，血為中守，甘平益脾，血所以補中，脾主四肢，脾血足則四肢健。肺氣充則氣力倍也。陰者宗筋也，宗筋屬肝，氣溫平春升之陽，所以益肝而強陰也。久服氣溫益肝，肝開竅于目，目得血則明，氣平益肺而生腎，腎開竅于耳，耳得血則聰，味甘益脾，脾氣充則身輕，脾血旺則不飢，氣血調和，故延年也。陳修園曰：此藥因唐太宗名積避諱，故改為山藥生稿最多津液，而稠粘能補腎填精，精足則陰強，目明耳聰，不飢是脾血之旺，身輕是脾氣之充。延年是誇其補益之效也。凡上品俱是尋常服食之物，非治病之藥，故神農另提出久服二字，可見今人每取上品之藥，如此物及人參、熟地、阿膠、葶藶、菴絲子、沙苑、蒺藜之類，合為一方，以治大病，誤人無算。蓋病不速去，元氣日傷，傷極則死。凡上品之藥，法宜久服，多則終身，少則數年，與五穀之養人相佐，以養壽考。若大病而需用此藥，如五穀為養，脾第一，脾虛之人，強令食穀，即可異補脾之能事，有是理乎。然操此技者，未有不得盛名，薛立齋、張景岳、楚瞻輩倡之于前，而近日之東延西請，日診百人者，無非是術，良可慨也。

石斛氣味甘平無毒，主傷中除痺，下氣補五藏虛勞羸瘦，強陰益精，久服厚腸胃。

張隱庵曰：石斛生于石上，得水長生，是稟水石之精而補腎，味甘色黃，不假土力，是奪土中之氣化而補脾。斛乃量名，主出入治傷中者，運行其中土也。除痺者，除皮脾脈肉筋骨五藏外合之痺證。夫治傷中則下氣，言中氣調和則邪氣自下矣。除痺則補五藏虛勞羸瘦，言邪氣散除則正氣強盛矣。脾為陰中之至陰，故曰強陰。腎主藏精，故曰益精。久服則土氣運行，水精四布，故厚腸胃。本經上品多主除痺，不曰風寒濕，而曰痺者，乃五藏外合之痺也。蓋皮者肺之合脈者心之合肉者脾之合筋者肝之合骨者腎之合，故除痺即所以除五藏之虛勞羸瘦，是攻邪之中而有補益之妙用。治傷中即所以下氣，是補益之中而有攻邪之神理也。

葉天士曰：石斛氣平，稟天秋降之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得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甘平為金土之氣味，入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氣降味和陰也。陰者中之守也。陰虛則傷中，甘平益陰，故治傷中痺者，閉也。血枯而澇，則麻木而痺。甘平



益血故又除痺。肺主氣。肺熱則氣上。氣平肺清。所以下氣。五臟藏陰者也。陰虛則五臟俱虛。而不勝作勞。勞則愈傷其元氣矣。五臟之陰。脾為之厚。脾主肌肉。故五臟虛勞。肌肉消瘦也。甘平益陰。所以主虛勞而生肌肉也。陰者宗筋也。大陰陽明之所合也。石斛味甘益脾胃。所以強陰精者。陰氣之精華也。甘平滋陰。所以益精。腸者手陽明大腸也。胃者足陽明胃也。手足陽明屬燥。燥則腸胃薄矣。炙服甘平清潤。則陽明不燥。而腸胃厚矣。

陳脩園曰。痺者脾病也。風寒濕三氣。而脾受于先。石斛甘能補脾。故能除痺。止氣肺病也。火氣上逆。則為氣喘。石斛平能清肺。故能下氣。五臟皆屬于陰。而脾為至陰。為五臟之主。石斛補脾而陰及五臟。則五臟之虛勞自復。而肌肉之消瘦自生矣。陰者宗筋也。精足則陰自強。精者陰氣之精華也。納穀多則精自儲也。

酸棗仁氣味酸平無毒。主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痠痛。濕痺。久服安五藏。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棗肉味酸。肝之果也。得東方木味。能達肝氣上行。食之。主能醒睡。棗仁形質色赤。稟火土之氣化。火歸土中。則神氣內藏。食之。主能寤寐。本經不言用仁。而今人多用之。心腹寒熱。邪結氣聚者。言心腹不和。為寒為熱。則邪結氣聚。故棗仁色赤。亦象心能導心氣以下。交肉黃象土。能助脾氣以上達。故心腹之寒熱。邪結氣聚。可治也。土氣不達于四肢。故四肢痠痛。火氣不溫于肌肉。故周身濕痺。棗仁稟火土之氣化。故四肢痠痛。周身濕痺。可治也。久服安五藏。輕身延年。言不但心腹和平。且能安五藏也。五藏既安。則血氣日益。故又可輕身延年。

葉天士曰。棗仁氣平。稟天秋斂之金氣。入手大陰肺經。味酸無毒。得地東方之木味。入足厥陰肝經。手厥陰風木。心包絡經。氣味俱降。陰也。心者胸臆之分。手厥陰心包絡脈起之處。腹者中脘之分。足厥陰肝經之地。心包絡主熱。肝主寒。厥陰主散。不能散。則寒熱邪結。氣聚矣。棗仁味酸入厥陰。厥陰和則結者散也。四肢者手足也。兩厥陰經之地也。痠痛濕痺風濕。在厥陰絡也。棗仁味酸。益血。血行風息。氣平益肺。肺理濕行。所以主之也。心包絡者。心之臣使也。代君行事之經也。肝者生生之藏。發榮之主也。久服棗仁。則厥陰陰足。所以五藏皆安。氣平益肺。所以輕身延年也。

大棗氣味甘平無毒。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氣平胃氣。通九竅。安十二經。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大驚。四肢重。和百藥。久服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大棗氣味甘平。脾之果也。開小白花生青熟黃。熟極則赤。烘爆則黑。稟土德之專精。具五行之色性。經云。脾為孤藏。中央。以灌四旁。主治心腹邪氣。安中者。謂大棗安中。凡邪氣上干于心。下干于腹。皆可治也。養脾氣。平胃氣。通九竅。助十二經者。